



“聊你父亲的事,你会介意吗?”记者问。  
“可以啊,我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个传奇,不需要绕过他。”阮奔答。

此次采访,记者带着不安直奔最敏感的话题,只怕阮奔会要求“就不聊这个了吧”。但事实上,只有我们以为这个年仅 24 虚岁的人还是个脆弱的孩子,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一名时时刻刻都在战场上战斗的男人。

阮奔说,在父亲离开之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阮建华的儿子。但在父亲离开后,他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曾经面对的一切,即便他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企及父亲。

## 阮奔： 24岁上战场

□本报记者 庄向娟 文 / 摄

### 吾父阮建华

2011年9月22日,一个不幸的消息在路桥这座小城里悄悄蔓延:身在千岛湖的阮建华意外走了。人们惊奇、愕然、不解、寻求答案,都在问为什么。

但当时在上海的阮奔除了悲痛之外,还来不及感受更多,甚至带着几分迷糊直奔千岛湖。在我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生过病,他一直都很强壮,从未展示出脆弱的一面,怎么会突然心脏不好呢?”至今,阮奔清晰记得事发后的那7天,天昏地暗。

阮奔说,他和父亲的感情不像一般的父子,更像朋友。他晚上在外面应酬,很晚才回到家里,都会来我的房间,亲我一下。”这种感觉,于阮奔来说,太珍贵了。

出事之前,阮建华刚刚从厦门回来,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赶去了千岛湖,中午饮酒,未能安排出午休的时间。我反复在想这件事,如果这中间少发生一件事,我父亲就不会那么累了,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阮奔说,常年奔波的父亲其实还是心累。

五十知天命,阮建华走的时候年仅49岁,这样的陨落让太多人唏嘘。路桥很多人知道且了解阮建华,但从未有人站在儿子的角度去了解过他,只有也只能是阮奔这样做过。

阮奔说,爷爷以前是放牛的,家里条件极差,父亲是属于白手起家。阮建华在17岁那年,成为金清塘厂一名擦烟卤的泥水工,但这丝毫没有掩盖掉他的聪明与气魄。20刚出头时,阮建华从上海拉了些“废铜烂铁”到台州卖,完成了第一笔资本积累。后来,阮建华的兄弟当兵回来了,两人联手创办了塑料厂,善于沟通和交际的阮建华主要负责对外承接业务。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阮建华也建立起一支数十多人的核心团队,而这些人如今依然是“阮式产业”的主心骨,在阮建华走后扶持着阮奔。

即便是阮奔,或许也无法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了解自己的父亲。当时我妈妈和我爸在一起,遭到家里人反对,他们还私奔出去。”阮奔说,他之前的名字是阮忆多,就是因为他们私奔到黄山的天多峰那里,承诺要一辈子在一起,才给我取了这样的名字。”

爱是把双刃剑。因为相爱,阮奔的父母携手并进,创造了路桥的一个传奇,他们家显然是路桥第一批创业者的领先者之一。但也同样因为这个“爱”字,阮奔觉得母亲吃了太多苦,承受了太多他人无法承受的艰难。

你相信吗,我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坟墓都建好了,就和我父亲一起。”在阮奔看来,母亲已经“一无所有”,她把爱给了死去的父亲,把所有的财产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儿子。

如今,母亲的膝盖不好,这也是父亲“留”给她 的。父亲去世后每次做法事,我妈和我奶奶都是一直跪一直拜,凌晨三点一直跪到晚上七八点,连着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沾过荤。”较之于父亲在事业上的闯劲,阮奔更佩服母亲的韧劲,他们都是带着一股狠劲要活得好一点,我的血液里也带着这股狠劲吧”。

我父亲这辈子就没松懈过,一直都在拼,想把家里人,身边人都照顾好。”阮奔直言,父亲在世时,并没有太多时间留在家里,老话都说“五十知天命”,我父亲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却发生这样的事。”

阮奔身高1米82,带着一副时尚的黑框眼镜,他带着一股劲在讲自己的父亲。或许我怎么奋斗都比不过我的父亲,他已经是一个传奇,而我顶多奋斗成为一名英雄吧,为这事我愿意付出20年。”这个年轻的男人,既伤感又心怀未来。回到阮建华的24岁,此时的阮奔显然拥有太多,但对此阮奔并不过于乐观:“怎么说呢,我爸这代人都是吃苦长大的,而我,顶多看着他吃苦,却没有真正尝过苦的味道。”之所以这样说,或许正因为阮奔已经认识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苦是历练,是成熟的必要催化劑。



### 战场就在那,我必须上

在父亲离开之前,阮奔都干了些什么?

全国书法金奖、四国军棋全国冠军、新概念作文比赛全国二等奖、乒乓球比赛台州市冠军、小提琴考过级……写到这里,相信许多24岁的同龄人都会赞叹一番了。但阮奔说,之前他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阮建华的儿子。

有一件事阮奔和父亲是高度统一的。阮奔在新加坡管理学院读了三年的大专,按照原先的计划,他读的是“3+2”,这意味着他原本该去英国继续读书2年,但阮奔没有去。这是阮建华允许的,因为他也觉得一味追求学历并没有太多意义,阮奔始终都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也正因为这样的决定,使得阮奔争取到近两年时间跟在父亲身旁,得以提前进入他所创造的王 国。“如果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仍然在英国读书,那么我将更加措手不及,一点缓冲期都没有。”如今的阮奔非常感谢这个父子俩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使得我现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在直觉上与父亲非常相似。”

但谁都没有料到事情的风云突变。即便跟在父亲身边的那段时间,阮奔的生活更接近旁人对“富二代”的既定看法:“父亲也要求我跟他出席一些应酬,接触公司里的一些业务,但那时我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常常和朋友去打打球之类的。”但现在已经不能用诸如“富二代”这类字眼去形容阮奔,他会直接要求你把中间的“二”字去掉,“‘富’是某种意义上的负担或负累,责任就摆在那。”

四国军棋早就不知道被收到哪个角落去了,也很久没有换上战衣打过篮球之类的,阮奔如今留给自己的唯一业余爱好是乒乓球,但这也不是纯粹的,暂且不说时不时有事情穿插进来,陪他打球的很多都是能够陪他探讨业务的长者。

虽然没有激烈的表达,但阮奔还是不经意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喜欢我现在的角色”。采访之前

刚刚从北京回来,年前得去拜访一些客户。因为在湖南有矿山,阮奔必须飞到湖南长沙,接着飞到怀化,然后乘坐5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麻阳的矿山,那里的山路不是他喜欢的。“我不喜欢出差,但出差却是必须的。”就是因为不喜欢,所以阮奔常常是当天出差当天就赶回路桥。

阮奔极其佩服父亲,在他印象里,父亲生前常常有应酬,回家往往是凌晨三四点,但不管喝多少酒,即便吐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会照样出现在办公室。“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品质是很低的,你也可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现在“身在江湖”的是阮奔,也要常常应酬,终于体会到酒满到喉结处,却不得不再咽下一口的生活。

说到底,1989年出生的阮奔毕竟年龄只有24岁,他也有这个年纪的人的“通病”,比如习惯性晚睡,即便没有应酬,也会在电脑前坐到凌晨1点。但陪伴父亲驰骋沙场的叔叔们都懂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道理,他们喜欢早上8点开会。就算是7点开会,阮奔也得起来准时出现不是吗?他是1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每天都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他签字。

或许有太多人想问阮奔,这段时间下来你就没碰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吗?阮奔是这样回答的:“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父亲刚刚过世时,面临法人资格变更的事,为此他们交了很多的税,导致现金流出现问题。阮奔说,现在的他有一点比父亲当时的压力还要大。“妈妈、爷爷、奶奶都放弃了遗产继承权,所有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了,这意味着我肩上的担子比父亲还要重。”阮奔知道,这是因为家里人爱他,但爱同样赋予了他期待。

阮奔说,他时常会想起父亲,其实他自知父亲意外离世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记者问他,你最想做什么事?阮奔回答:“我最想生个儿子。”那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思考生命的无常。有些话无法表达,有些答案就在那里。

阮奔的答案是,人生不一定有选择的权利,对他来说,战场已经在那了,他只能像个战士一样去战斗,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尽全力去照顾身边每一个人。幸好,他父亲为他撑起的那片天还在,那就是他的母亲,以及每一位天天陪伴他的叔叔。

有认识才可能有反思,有反思才可能进步。  
任去守护它,百分的责任去创新它,十分的责任去发扬它,万分的责任让它持久地飘在路桥这个炽热的商都。  
一个「商」字是路桥的骨骼,更是血液里的「CZ」,而所谓的商业、商机、商贸等等,必有人所为。路桥老一辈创业者们,为我们年轻一代树起了「商」这面猎猎大旗,那我们就有十分的责任去守护它,百分的责任去创新它,十分的责任去发扬它,万分的责任让它持久地飘在路桥这个炽热的商都。  
「富二代」们深入交流,相信他们身上必会有有价值的闪光点;其二倘若阮奔的坦诚能够让某些尚未长大的「富二代」们觉醒,也算是有了这次对话的意义。  
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人生有经历,才会有觉醒。阮奔之所以一夜之间长大,是因为他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历的阵痛。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其一是我们寻找机会继续和其他所谓的该算一名正在战斗的男人了吧。  
原本想做一个类似「富二代」、「创二代」这样的选题,阮奔是第一个采访对象。但这个坦率、直接、勇于直面事实的男孩,让我看到了路桥新一代创业者的担当和抱负。从这个角度说,他应